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八

宋 尹洙 撰

書啟

謝宣撫樞密韓諫議書

某承乏邊州逺比逾月上禀前降預議下與諸將協和修完器備謹守條約區區自勉庶無敗事至於保邊之術經逺之略則久在幕府必嘗體亮多謀而寡權尚法

而不忍此性之僻自知甚明豈意見私之深遽兹奬拔惟憂任過其量仰玷悬館其諸誠悃非面啟莫盡

又一首議西夏臣服誠偽書

某頓首樞密諫議今日捧教承已及德順軍諭及子典自虜來歸言其臣服事此虜計之得也抑其虗名以示陽尊於我猶足以驕我心而怠邊備况得重賂以實其帑豈非得計耶且虜之臣伏果能革其僭悖之心貶其車服名號盡如臣禮耶徒以所上章奏以臣自名耶就

使盡如臣禮亦不可信況於其國車服名號一無有損徒以數幅之奏易萬金之賂彼之醜類雖甚昏愚較計利害豈能易此哉夫君臣名號中國所以辨名分別上下也國家統臨萬國垂九十年蠻夷戎狄捨耶律氏則皆爵命而羈縻之有不臣者中國恥焉西土之役由是而興夷狄則異於此唯其利而已且彼於中國非素敵也其祖其父皆臣也奚恥而不為臣哉今虜之醜類必皆曰我戰數勝又能取賂於彼我真强也雖吾士大夫

之有識者亦曰彼戰數勝矣而反屈於我且得重賂以畜其衆是真能保其强者也如是則彼之臣服果於我為得耶於彼為得耶或者必曰向者患其不臣今既臣之復以為患則反覆無所據且自古夷狄之於中國始叛渙而終馴伏者多矣奚獨此之為異哉其必應之曰不然中國固當鞭笞四夷而臣屬之也但辨其來者誠與偽耳然則誠者有畏者也偽者有謀者也今果有畏耶有謀耶謂之有畏則吾戰未嘗有勝也吾兵未嘗有

攻也彼何從而畏哉謂之有謀則國家之患或基於此矣譬人有疾攻其外朝夕命醫者視其脉之進退一動一息必加意焉又起居飲食之慎醫者必决之曰脉止是而不能變也疾者亦自審曰疾止是而不能加也于是日冀其瘳焉當其疾或瘳於外而猶根於中未能去也疾者喜釋其苦良醫雖戒之日益怠焉飲食起居雖自曰慎之日益肆焉於是疾乘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也雖醫之良殆難為計矣自虜衆犯邊師徒喪

敗至於今日知所以為敗者多矣凡一堡一障之隙吾皆營而固之知所以為備者多矣知所以為敗可以不敗知所以為備可以待之此禦戎之常也今既重賂以結之為虜之備必異於此邊壘雖未即廢當增而浚者必休其役戍卒雖未卒罷當聚而練者必散而處舉是而推之則上下之情無有懈也是亦有疾者雖瘳於外而根於中當其伺隙而發則已痼於中而亟於外雖良醫難為計矣所謂國家之患或基於此者以是也難者

必曰景德中北方講和自是三十年天下無事虜未可以不信待之也其必應之曰此時事之異也景德中虜入吾地深而大衆卒不與戰至今言之者猶曰當是時我不許其盟則虜衆殲矣是强弱之勢未分我衆有餘力也虜既歸鑒其入地深而無所克知中國之未易輕於是有講和之事自是無少變焉及羌種外叛遂有益地之請非信於前而不信於今蓋利之所在也然則信不足固其心賂不足塞其欲較然可見矣今王師數衂

於外又加以北方之隙則強弱之勢豈得引景德中事為比耶且北方以地為請既以賂解之西方以號為請又以賂解之二虜知我終不能以地與號假之也將合謀必以地與號為請或不能以地與號而他求焉當此時我以兵拒之耶以賂繼之耶以兵拒之則不若今日之有備且練也且重賂不貲於敵而以供士費也以賂繼之則中國之貨有極二虜之請無窮為今之謀當以國家之患必基於此猶人之病將痼於中而亟於外朝

夕念之唯危亡之為憂則庶幾乎少安矣某識慮皆淺不能先事以言蒙見詢采不敢不盡伏唯明公位尊任重與國同體願深留意

又一首議堡寨書

近聞朝旨依張忠所相度山外修建堡子十五處計工四十萬某以為堡數太多又不於羅李坡修築恐忠未得子細已令畫圖至今未到切見虜累入塞皆以戰勝有所克獲是以不致力於堡塞今既依預降固守虜來

不得戰此等城堡卑小若盡銳拔之肆其慘酷則諸堡皆當震懼不免有劉璠之失往時樞密諫議建議廣劉璠定川此最得策欲乞應弓箭手所居如的去城寨二十里外方建堡子仍須堅完縱虜大至須為可守之計如此不過修建得三五處一省工費二免為虜陷三得弓箭手且在城寨防守如允所陳乞賜指揮

又一首議斬首級賞罰書

近覩牒命凡得賊首級一切見賞格支錢更不在遷轉

酧奨之例此恐有所未盡大槪不欲以首級酬者盖慮壊亂行陣及爭奪不明故也今秋成之際賊之游兵屢來抄刼堡寨弓箭手或有殺獲例無酬奨則難以激勸凡百十騎交鋒非力戰或窮追即不能取首級欲乞别降指揮應叙理曾經大陣得首級者只依賞格處分如只是尋常賊馬出來抄刼能殺獲首級者申取上司指揮

上陜西都轉運孫待制書一首

十月二十七日朝奉郎行右司諫直集賢院知渭州兼管勾涇原路經略安撫部署司公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尹某再拜獻書於按察待制閣下竊以州郡之於監司奉教約遵憲度而已反此雖無害於治不得為無過其以糴麥事不待報下輙專以行明公不以輙行為責方條問其利害是明公不以監司為威重但覈事之可否宜乎名重於天下也某竊自思向若明公責其輙行則黙然伏罪若詢其利病則將以盡其説於左右

恐懼恐懼恭惟明公所治東連崤陝西接梁漢南界武關北盡上郡列城數百地數千里某所領者有經略數郡之名耳不專其任又都統在涇軍政一以稟之是其所治獨以平涼潘原二縣地不過百里明公以列城數百地數千里之大其於思慮則明公以廣某以專其於事實則明公以傳聞某以目睹某謂思慮之廣不若專事之傳聞不若目睹雖英識精鑒洞照幽隱然大概論之鮮有異者是以事之利病條於公牘中伏惟察其至誠宥

其狂愚幸甚

上樞密杜太尉啓一首

某出入門下幾三十年至於才識短長器局淺深自知甚明況在英鑒平涼用武之地平時郡守皆舊臣宿將今艱難中當重其選反以愚懦處之但懼上損國威仰累恩館前此拜章懇辭又以近日授官無有遂其讓者以是亟請所由未審其官徒采其虚名試任之耶果謂可任而任之耶若試任之則邊要事重固不當試也如

果謂可任則望終始保庇庶幾有所樹立其言此者誠以寇雠在境師兵在屯凡百措置未有一事不繫於樞府者則其官見庇之深不獨私於其是亦留意於邊事也

與邠州通判劉幾太博書一首

得伯壽書忻慰無量伯壽志於古聖人之道有年矣日來年益加於道固益邃其聞邃於道者於世事泊如也功名未立其如吾命何

上四路招討使鄭侍郎議禦賊書二首

昨日兩得指揮文移狄部署下兩軍馬於鎮戎軍儀州把守似恐太速見石幹（輅）回奉傳尊意如賊人寇須且持重觀其形勢此最得策今來事宜雖急然未見的實入寇去處惟望鎮重以待之此中行下沿邊文字至渭州並不令下往諸寨蓋近裏城寨不當使預有驚疑故也但齊整兵甲伺候出行城中並不令知覺合具上聞

又一首

今番又領牒命欲令沿邊州軍披城作硬寨以過深入之勢竊以本道見在兵馬除城寨屯守外其戰兵只可在一處枝梧何者賊衆若來不下十萬今若鎮戎德順兩軍作寨不過四五千人接戰則不敵張勢又不足倘為所乘則城中搖矣（鎮戎戰守兵共八千八百九十人德順通趙滋孟光兵八千八百三十五人）若只令狄青領大軍在瓦亭覷其形勢彼求戰則我堅壁不與之較彼前進則懼我制其後俟其有隙而乘之此計之得也且賊大衆入寇不過德順與鎮戎兩

路至於原州山險非賊大衆之路也萬一賊自鎮戎舍瓦亭路直趨原州則有彭陽一軍在前瓦亭重兵在後亦非彼利也今之所憂者但憂狄之兵少不能勝虜耳孫用王德恭黄世寧三將通部署牙隊兵共一萬五千四百三人堪戰者不過萬二千人候視貴戎到毆其兵還即可得萬五千人然不憂狄敗也狄不敗虜萬萬無深入之理望侍郎愈益狄兵專委以制虜之事所謂益狄兵者候狄往瓦亭乞即便發涇州兵赴瓦亭令受狄節制大抵防賊之道思慮貴專號令貴一鎮戎德順二軍兵既寡少若營於野豈可保其不戰既

患其兵少又憂其或戰兵少則欲濟師為援憂戰欲其還壁如此則慮不得專令不得一也且涇原諸將練事而可倚任者莫若狄青涇原地形可守而為要害者莫若瓦亭此侍郎熟慮之矣以可任之將守要害之地而濟之以兵則思慮不得不專號令不得不一此先勝之術也某自受任曉夕計慮比於平日似有所得恐未能上副尊策則乞令幕府一官到州論旨或召某令暫詣戲下聽命更取裁旨

河南集卷八

河南集卷九

宋 尹洙 撰

書啟

答秦鳳路招討使文龍圖書二首

初受命即拜手所以某不敢更具謝禮伏承誨翰仍有頒遺不任悚荷之至虜今秋亦聞點集近報舉數萬衆乃取屬户數百遂罷去未料其意所在也虜數動常以

季秋及中春又當溽暑時或不甚攻城異時之來恐未可必其如此何者我甞逆與之戰今之為謀大抵欲以不戰疲之安知其不能就我不戰而為計哉觀今之備不過以故意待之是自許以知變而不知虜之能應變也伏聞明公軍政甚治士氣亦振守禦之策必有多算敢冀指授庶奉尊教

又一首

某頓首再拜承賜手教詢劉滬彼始末城永洛利害猥

蒙責以不言是以元帥主其事是時防邊方嚴懼於軍
政處置益相戾所害不細獨欲遲留以緩其事故黙黙
無所發其實畏避誠足深愧適會中旨罷其役自愧亦
頗自幸既而二月十九日得元帥牒云被朝旨驟舉此
役於是抗章條其利害秋部署亦自削奏語尤切至二
十二日見詔書罷四路是夕得旨令具興修利害條上
於是知朝廷前未有旨令舉此役乃亟名許遷等還此
劉滬者獨以所將兵將其役始以文諭之不答差指使

名之不至又命瓦亭都監張忠代將其兵亦不受命其與狄議此而容之是節制不復行於下於是狄假以巡邊至山外命散其部兵然後滬就拘滬樂功名有膽略然亦可惜然違戾如此無以貸也同年董士廉者老困可哀甚以書三諭之令其歸雍卒不見從遂同被繫然滬等所執文符皆鄭公罷後所發不知何謂也甚平居好議論至於起獄以取直豈其心耶世路風波殊可駭畏竄身山林閉目氛埃無路可致耳今聞朝廷命使定

城永洛利害拓地廣寨亦古人之常但揆已之才略度今之兵力若既城之後分兵而守輸粟以濟緩急寇來又當遠救懼以敗事耳如朝廷果以城之為利某當乞移僻郡必有賢才見代城之而不保其利終不紛紛力較毫髮以取勝也未審尊畫如何願蚤賜教答幸甚

與四路招討司幕府李諷田裴元積中書二首

某啟某初到郡得前政所占民田不還直自令納稅一事某決欲行之自念秩卑恐有司詰問益淹久不便於

民是以白於鄭公公大以為然尋出牓諭民給其直且免其稅此一事諸君盡知之及韓公來某臨郡已兩月所得民間不便事益多見訴尤不便者必告之曰韓公且來汝自訴之及韓公來以事自陳者千餘人韓公必盡覽之究其事理覆其根原或見詢於某或命他官參定然後行之其於事固已精且詳矣某豈私於此方之民哉亦由前日白鄭公給民直一事蓋以公家之事茍利於民則韓公鄭公與某行之皆一也何必分彼此哉

不意好事者以某附韓公為事多所更置未審言者以某附韓公為善耶為不善耶若以所更事為善則不當謂之附也若以所更事為不善則某前在涇州鄭公朝夕見延其於邊事無不詢也無不慮也獨獄事不與聞他則無細大皆往覆究極於議論未嘗有隱鄭公相顧之意始終若一是則某之論議有可采者也於邊事有所得者也茍一以不善贊鄭公則公必怒而絶之何能終始相顧如是也是果不以不善贊鄭公也不以不善

贊鄭公而專以不善贊韓公是厚於鄭而薄於韓則於好事者之言為不通也若以前日在涇為智今日在渭為愚又於有識之議為不通也此事聞已久疑之不甚信近日益有端緒然不知鄭公果以為信否鄭公為元帥其預掌一路兵寄若好事者言行則間隙日生苟有戎事其無所逃誅矣平凉去年經敵兵殘破之後朝廷不以其不才擢當此任亦思有以自報朝夕勤事非公宴不邇聲妓受署殆今五月斷獄不過十數人皆歷歷

可記其營田護塞盡於事者韓公盡以刷去之今獄訟益簡止以練兵為事爾諸君察其心豈主於榮官哉子發相知尚淺士規益之旨目見其譎官當時寧有慊於心耶古者刺史嚴明郡守有投劾解印綬者其豈重去此一官哉幸諸君為某辨於鄭公公果不悟某立當解去且以終鄭公前惠又不使他日戎事之際使某憂疑自危措置顛失雖被大戮已敗國事願諸君留意見答

又一首

得劉伯壽牒取王文政文牘尋以封送始文政等以罪配隸牢城保寧為兵會韓公來以舊獄訴於公公命覆其罪苟不至深切則移籍於廣鋭蕃落文政等皆在涇於是申上帥府呼此二人幕府不俾二人者來反令取其具獄就涇視之既而帥命二人者來止云材弱射七斗弓箭不滿兩握其具獄則詳之矣於是衆議曰具獄往而二人乃來此必審其初罪不為深切矣其言材弱射不中程者慮以廣鋭處之也蕃落舊等才五尺三寸

近制短指者亦聽狄侯命二舊卒方之不少損又命以
射彎九斗弓箭不滿二指在舊卒下等之上涇內地不
知蕃落所用皆短箭故差謬相遠若必以長箭程之雖
積功至大校其少且壯者亦不能應格矣又蕃落中有
犯姦若盜者如此比隸軍者甚衆決不復疑但喜得勝
兵者二人遂易其籍帥府乃詢云若二人者罪安得不
為深切然後乃知帥府之意不欲隸此二人於蕃落既
已籍之無如之何乃答曰其罪不至極於惡蓋婉其辭

所以恭上命也不圖又命劉伯壽覆其獄凡涇人之相厚者皆見責曰何乃不稟帥命其聞之甚駭其言若他事則不敢知如止此一事則非所以為不稟也何者始本路索此二人於涇帥既不遣復命取具獄視之若果以為巨慝則當下令曰此不足貸二人無可遣理獨歸其具獄則其必審視其罪雖其可貸猶當奉承帥旨奚必改籍此二卒耶且韓公非素得視此二人具獄也命本路究其罪易其軍易與不易皆繫於本路也不易不足

為忤意易之不足為迎合且本路軍與民曁番人以事自訴以功自理於韓公者多矣皆下其事於本路且命詳之其以事自訴得辨者十二三以功自理應格者十二三番人在籍其可用者十不一二皆不以先入之言為主也文符盡在可取而覆視豈必以此一事為違戾耶玆事極微而某懇懇為言者誠以害於體為甚大也昨日經略司行某事其於法少礙而事當者大吏特以前曰王文政等撫礙於法尚爾今此恐見詰奈何某叱

之其謂狄侯曰異日比曹有言必請黙之雖異日黙之徒能制一吏如將校何將校必曰此一細事猶不得遂其行安能使我有畏哉吾獨知畏元帥耳此甚足為元帥憂也自其臨本路原州鎮戎軍决罪有不至死而死者有當死而慘其刑者其與狄侯具議皆不問其狀蓋知其守將可以任事當申其權於下也又有卒犯罪反持其主校過失者其詰之曰若主校與汝共為欺隱汝懼累以言邪主校濫罰汝不勝其虐以言吾皆聽汝理

有罪者今汝自有罪當罰主校若貸汝則過終不聞是使主校皆畏過莫敢笞其卒者此軍之大獘也狄侯暨諸將皆曰善然遂杖去之且大將於士卒非人人能督察撫循之也必有主校焉使軍中皆畏其主校則將無所事矣夫士卒不畏其主校則飲博自恣飲博自恣則卒至於貧窮卒至於貧窮則無所不至焉為主校者豈可反畏其下哉故為將者必察羣校之貪虐者首去之無使其下能持焉則卒皆有畏矣是則大將者不使士

卒獨畏我而不畏其主校又不使屬郡之兵獨畏我而不畏其守將此治兵之大要也其秩雖卑然與本路言之與狄侯皆大將之任也責任既重朝夕於邊事無不憂者聞士卒不畏其主校則小以為憂聞屬郡不畏其守將則大以為憂今將使一路之人不畏其大將則元帥安得而不憂耶故其所謂於事雖小而於體甚大者以此其得以諫名官凡事之曲直猶當於天子前辨之今乃不能自辨於元帥反囁嚅於幕府豈畏懦耶蓋元

帥之體不當以事詘於部將是某凡辨論事可取直於
天子不可取直於元帥幸諸君少留意焉

與永洛城董士廉第三書

近兩附書皆計上達殊不蒙體亮何所守之堅也永洛
修與不修亦所見之異耳李文饒爭維州事是
非至今有不同者亦何必不修為是修者為非但某與
狄侯以才略之不廣兵衆之寡少不能遠為守備故建
不修之議適會鄭公罷去遂蒙中旨從本路之議行簡

奮忠國之謀必以修之為便當辨之於朝廷禀詔旨而來則本路從之亦有名矣幸行簡少思之永洛地界屬何路譬若治他人門内之事豈不為侵耶是行簡可以已其事本路不當變前議也行簡困躓累年聞改官朋友所共忭故前走書奉報誠亦私心所喜一官雖不足為行簡言然於夫人之心豈不慰哉此事窮極根柢其輩為守職行簡為侵官何不思之甚也試使其今日却以修之為便行簡以其為何人耶況狄侯强毅有守雖其言

之亦必不從前書滅裂故未嘗省察是以喋喋頤熟慮之

與幕吏石輅李仲昌書一首

承從部署已至德順軍所留劉滬董士廉文字盖只留往諸處取索及往長安文字不緣章奏既捕之即是罪人安得妄上文字眩惑朝廷耶即若其言吾輩隱匿即當繳上不可留也况但汎汎妄自飾非但白填署且封起勿毀去即無害已行文字却取去不便兼且有迹反

使不知者將謂不當留其文字唯存其人使盡辭於獄自免閉塞之譏二君熟思之

答諫官歐陽舍人論城永洛書一首

某十九日至解州聞永叔舍人其日抵陜郡以數年之別相去才數千里不得一相遇悵然以為不幸然某方為奸人所擠誣罔百端舉朝莫與為辨若見永叔必極論是非其不知者將以某祈懇求援於永叔此不獨重為某累又且以累知己故不得一相見未為不幸也自天

休見侵未嘗作京師書用此亦不敢修問左右蒙專遣
脚力致手誨何朋友顧厚也仍以某近喪長子為慰某
始三男中男往歲多病襄城道中物故者也幼子三歲
美慧可念三月中在渭失之長男壯大與姪植皆門户
所倚者一旦同逝人生孫苦至此處世復何聊頼永叔
見哀之深誠知我者然謂晉慶不當為意似未見亮永
叔尚爾況他人耶永洛事未易可言然事之利害人人
各異見不必深咎今既城之則異日自辯不足復論但

天休既罷兵任若以城之為利當論於朝廷不當督涇原部將擅為此役彼劉滬者為涇原部將苟知城之為利當與天休合論於朝不當專事耳幸賜照亮

河南集卷九

河南集卷十

宋 尹洙 撰

書啓

答河東宣撫參政范諫議啓一首

近捧教答所啟事皆蒙施行不任戴荷之極近聞蔡石皆外補又縁飲會事多貶斥善士去年聖上奮然英斷登用明公曁韓富諸公天下翹首以望太平今明公未去

位端士頗復見外世世人用意如此言之可為於邑明公縱以邊事未還富公詎宜久留於外耶又北蕃四十年休息若一旦舉事其勢不小嚮時所傳與西賊相攻卒無驗實此謀豈可測也自古外蕃之得志中國無若元魏元魏始從雲中得代郡太原然後取河北願明公深思根本為國家謀長久之算一堡一障不足以捍禦無或因循異時負天下之望某受遇素異直布所懷不避忤犯尊意死罪死罪

答樞密韓諫議書一首

自使節還都不敢輙上牋記伏蒙深賜體亮特降手教兼以某兒姪喪亡曲加存慰不勝感涕姪植男朴俱為門戶所托朴又嘗以文贄左右蒙國士之顧本謂此兒終為門下之用何期不幸一至於此某在秦所生一兒亦前此失之年將五十未有繼嗣未嘗不中夜撫心對客吁嘆若使憂能傷人亦恐不復再奉顏盻矣樞筦事重望善調寢饍以副禱頌

賀兖州杜相公啟一首

伏承相公亟解台司出鎮東土拜恩慶恭即日上道惟懷素志固無少慊然士大夫之有知者相與切議咸以相公居位日淺法制利澤未嘗施用於天下某之鄙心更所未盡若於朝廷於生民而言則不異衆說以進退論之實為全美伏惟相公由初仕以至顯重無一事不為人紀無一行不為人式天下之望惟恐不作宰相豈獨私於相公誠冀有益於斯民也夫宰相之任道行則

久處而無嫌道黙則亟當去位然高位大權人所顧籍於是被持禄保寵之譏蒙阿諛順旨之議不獨今世所無前代名公所不能免恭惟識進退之禮保初終之節全天下之望考於古人可謂無愧若需以歲月則平時所屓懼將大損某出入門下幾三十年區區之誠實在於此敢持此說為賀

答河北都轉運歐陽永叔龍圖書二首

自承河朔之行意切有疑何者正人在朝天下蒙福今

雖總制一道然所施置不過千里其於重輕豈可同日而道哉以是不敢為賀近日得都下信君謨守道悉以外補又以會飲徵過多斥善士聖上慈明永叔以忠亮被遇不當以外内易慮忘懐本朝也范公既領西撫則未能即還富公何得久留於外耶見河東使還所奏罷下等科率一事不謂留意文案乃得詳盡至是昔柳公見韓文公所作毛穎傳嘆稱不已韓之文無不高者頗怪柳何獨以此為異見永叔所作秦祠記駭歎者累日蓋

非意之所期乃爾葢知柳言為過相别累年輙此稱道諒復見俞也

又一首

十一月中寫下手書會論奏都下事遂不欲通於左右今辱書知動履甚休具知某有所陳事某之心愛賢過於嫉惡不獨永叔知他人亦多見信豈有心之所愛幸而共世不與之親且厚耶今之相知者多見戒曰當避形迹見疎者則相目以朋黨果如是顔子不幸得罪須

盜跖乃可言不然學聖人者皆顔氏黨也世態殊可憎然不足恤至於勤事持身亦不敢懈見詢晉潞少時所游之樂今歡意都盡不惟年物之異直畏事耳嘗憶前送王勝之序云聖朝方以文法治天下子其慎之當日亦偶為此言不謂遂驗闒茸輩惟欲擄人細過不可不慮也人迴遠意殊不盡

答鎮州田元均龍圖書一首

向聞處置保塞事何其精也兵久驕遂至殺害守將若

又貸之則無復法制矣明公行此一事使主威復立雖四夷之功無以易此甚善甚善近聞京師以微過多斥善士蔡君謨石守道相次外補未知其然否年來朝廷凡所更置亦有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者自非聖人未能無過至於進用皆天下賢士大抵治平之漸也聖上聰明任人不疑而奸人忌前醜正務快己意其不思為國今勢尚微恐其漸熾所迸不止於蔡石也某豈私於數君哉所慮者讒勝賢絀則國家憂患豈止於四夷哉

方今言為上所信且重者無如元均顧深留意蓋疎遠之謀雖陳懼其不見聽也范公既有西撫之行富公何故久留於外耶甚久不作京師書亦不喜輙議時事數日聞此憤悒不已會得明公書因以盡道所懷幸賜體亮

與鄧州孫之翰司諫書二首

與之翰别久未嘗一日不相思直以德度服人企仰之心不能暫忘耳今幸會而復别重以顧恤之意笑語之

樂中懷鬱悒不啻時時及之仰高之心與愴離之情各是一事古語作惡數日此最得之到隨當别作書

又一首

與之翰别十年所與游處深相知者不數人其間不以踈近為間毀譽為疑同不為黨異不為嫌如吾之翰者益難其比向觀之翰所論朋游其親若厚如某比者亦復無幾驟此相别以某奉思之心揆之翰相念之意詎有已耶

上鄧州范資政啟一首

某自謫官惟作報書當世公卿素相厚者未嘗輒上牋啟令明公鎮鄧鄧距隨不遠而李承者專來相過將歸於鄧某又與李俱出門下若遂無尺紙以奉左右則何以逃簡慢之罪某居此風土之善惡食物之同異情懷之樂與否李皆悉之不假一二談也恭惟解邊劇就安逸尊體甚休南陽舊邦春物向盛不得陪高宴預談賓用是為悵

答揚州韓資政書一首

鄧州附到七月三日所賜書不勝感忭某久不上記亦如尊諭到隨賤屬患瘧疾盡得平愈食物甚賤私用雖窘而不乏讀經書益有味體力亦無疲耗不煩賜念平時與人異同遂至争論不息蓋國家事今既發放若復云云乃是懷私忿耳不惟絶之於口亦不萌之於心用是益以自適但恨地遠不得拜伏門下棲倚之心莫能具陳惟望善保台候以慰傾頌之懇

答福州蔡正言書一首

自君謨在朝廷為言事之臣遂不作書逾三年矣忽辱手誨以先兄亡没為慰感涕無已因念家兄平日常以邊事見教而朋友之説多異於此某亦以為家兄親愛當然朋友相成以義者也家兄没兩月某即得罪使其尚存其就獄其亦憂而成疾矣故自謫官而來以不發故自悼惟以負教為恨君謨於某兄弟皆厚故道此意漢東土風不惡寓家城東佛寺私用雖窘而不乏讀書

日益有味不煩留意君謨侍親多慶因人或惠問以慰私渴

答張固太傅書一首

頃年在秦嘗見家兄稱道閤下之為人及來安定會軒車東還過郡始得請見則仰高之心有所從矣曁至平涼與同僚議邊事有石君乘者數數論閤下之所施置無不得宜者益所歎伏近見孫之翰稱閤下之隱德懿行足以厲今世故某奉接未數而仰聞盛美為月久而

且詳也謫官来止作報書雖欲通記左右顧不能致令辱書存恤至厚愧感無已又承别拜恩命即未知何日再接高論不勝區區之意

河南集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河南集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侍郎臣李　封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毛克豐

河南集卷十一

宋 尹洙 撰

答許用章秘丞書一首

數日中連得兩書旨意甚厚兼以曾見鄙文過賜稱道閣下在某為前輩於文爲於道淳者也宜有以指其疵瑕勖其未至以成朋友切劘之益今乃曲為題品豈德隆者專譽人之長以誘其進取不然何許與之過也感

愧感愧詢來介云已有嘉州之命不知信否閤下以忠獲罪其爲留滯亦久矣造物者得無留意人遽草草奉此爲謝意殊不周

答汝州王仲儀待制書二首

郡校來蒙賜手教具審尊體寧裕兼以退解爲寄意高理詣誠所欽仰然閤下謂進與退繫乎道之所在雖聖門達者無以爲異也若論夫才與不才竊有惑焉蓋才者容有小人而不才者不害爲君子君子而才不至其

進也於世不甚益亦不甚損小人才而進雖樹功立事其纛益甚閣下試思之以為何如

又一首

辱賜書教承自至汝陽政簡訟稀尊體安適某到隨州城東得一僧居竹樹甚美頗有隱者之趣所愧者以罪來耳

答鄧州通判韓宗彦寺丞書二首

某被罪放逐於時之士大夫宜見擯棄不與為齒閣下

無一日之雅惠然見過開懷論議與平居交游之舊者無少異閣下真篤於義者顧某無以承厚意唯欽仰令德而已

又一首

辱書曾道及鄙文令錄近所作四篇附李丞通呈皆有為而成非立意如古文章之為也閣下方以才名為士林推重當世名卿鉅儒凡與游者其作為文章莫不道聖功揚德音如觀樂於宗廟和平嘽緩無不得其宜若

夫廢放之人其心思以深故其言或窘或迂或激或哀異此則非本於情矯為之也譬諸急絃促軫烏足留大雅之聽哉惟閣下諒之幸甚

答環慶經略使施待制書一首

某向領州得在部下官事未嘗相檢察笑語未嘗見疎外此閣下於某甚厚及某盛夏就獄閣下相視有不忍之色護視賤屬不啻骨肉逮及謫官盡室攜歸無少失所此又於某甚厚自見放逐平日遊舊罕有以尺紙見

問者閣下方領兵貴重乃能數千里惠書勤勤見恤此又於某甚厚某接熟左右固未久然亟厚顧遇宜何以為報唯祈益樹德業早登公輔得為聲詩以道盛美此其望也

與鄧州丁憂李仲昌寺丞書二首

向者足下說南陽孫守言人之才皆有分定雖強之不能有所益若德者在人勉之而已足下質於僕德果可勉耶僕就足下為吏而說曰毋矜已毋盡法毋報怨是

足以為德矣足下樂兹説語僕云願誦此以自儆此三者非於足下有所見也汎論為吏者當然耳足下乃能如是真好德者也既相别因思足下之所未至者輒復奉規足下讀書觀古人之所為其好賢惡不肖甚明然於行已似有小異足下於今世所與游者賢不肖巻有之賢者果能親已足下固親而厚之矣賢而適與已親不肖而適與已親足下雖能辨其賢不肖之異而皆有用其親踈而親踈之豈以人厚已棄之不祥不已親而

强附之為佞耶君子之親賢非以發其禄仕振其名譽益將以立身而至於道者也故與君子處斯君子矣與小人處斯小人矣為長者折枝尚無愧焉有親賢而為佞乎若不肖者業與之厚不當絶之毋自昵焉可也世復有以附已者為賢異已者為不肖不獨置親疎其間又從而反其賢不肖之實此所謂朋黨者也幸足下不謬於此且勉於進放而繼以盡言勉之又勉之未見其已

答李伯昻秘校書一首

近令弟來辱示長牋以楊太博奉薦為謝足下以名臣子在選部二十年能廉幹任職監司自當以進賢塞公議豈必朋游為先容耶不敢當不敢當

答張子立郎中書一首

連得兩書皆以先公誌文事某於鄉里士人銘其先世者多矣其人於世不顯要其一事可傳即為誌之況先公以宰相子致位一二品樹立事功始終灼然為人稱

道者耶敢不承命

答謝景平監簿書一首

嚮者過鄧承見訪以足下齒少語不及他止奉詢宗門而已今得所惠書辭縟而意厚感歎不已始某辱先公顧遂與二昆接熟今又得足下何其昆弟多賢使甚畫從而游也足下力文樹德古之交友稱忘年者竊有慕焉

答江休復學士書一首

遞中兩得書并詩所云牙校附者書訪之不獲用是不敢作答書當見諒也自河内之喪便有平涼之行盛夏就獄窮治百端卒無毫髮自潤之汚遂得在外聽旨只用不合貸與部將錢經赦不改正催収從流三千里私罪當追二官遂有漢東之命至此聚族不至失所雖未得還鄉自便然亦無撓日讀詩一篇了無仕宦意必素諒也

與京西轉運劉察院薦樊景書一首

某頃守郡嘗薦士其取之初不甚精以為天下吏員甚
衆官局大小各有所任拔十得三四亦不為失人又其
異日無狀必與其罪以是無所愧負若薦人於友朋則
必慎之重之蓋不如所稱則為誣罔苟以貪墨取罪則
已無所與獨朋友坐之其為愧負萬萬於已得罪竊見
州學教授樊景年三十慶歴二年進士始家江南大父
以策畫為開寶功臣家衰今無仕於朝者景幼孤養于
外祖高公慎交高公高潔尚名檢景深存外氏風其譎

官與之比居為學未見其已其篤志於道者也所作文辭與令之名能者不相上下為學官通作尉三年矣令將以八月罷去近制郡掾與縣主簿尉三考用二人薦為縣令始景一人幸閤下成之某長與景論為政景以馭吏寬民為先是敏於政者然某見其志與行而未見其為政故詳其所見而略其所言使其為政未必後於志與行也某自見癈黜不喜道當世人過惡獨見人之善美不免有所稱譽誠知向亦用此取罪然似發於天

性雖重得罪不能自已景雖從某游今之所稱皆其行實於景無錙銖加重是雖私敵其實公論閤下雖不識景果用某言是亦公薦之也異時景得廁門下閤下自觀其才實將復薦之又薦之恐不止於兹一薦也則某不獨為景求知閤下亦於閤下知人之明不為無助豈止於無愧而已

答光化軍致仕李康伯率府書一首

與閤下別久然心未始忘也某汩於風波自取放逐閤

下齒髮未衰遺榮養高同處茲世其識慮相去猶穹壤之異也何期未賜棄絕曲致榮問雅意勤密至慰至悚某留鄧侯房州叔父過當詣鄭待闕拜見不晚諸悃非面序莫盡

別南京致政杜少師啟一首

某自初春卧病聞拜新命欲俟稍安即修賀啟無何所患沈綿迨今未瘳生理固不可期若遂不能達誠左右則抱恨無已自念受恩門下三十年每聞相公一美事

則咨嗟稱道為門生之光今年甫七十確然去位德全道隆終始無玷懽忻抃躍異於常日某得罪本末更不復論及仇人欲以贓見汙窮理百端卒無毫髮自謂無愧於人然於相公不得言無愧嘗記頃年相公在監司怒以主吏月朔預取俸錢者俸錢尚不可預給況私用庫錢耶蓋由久去左右滅裂教誨止知廉身不能慎事故自謫官未嘗佗尤但自咎而已惟於有位者不敢先作書問今相公致政還第方敢少露悃愊某雖伏

枕累旬醫言據脈可療萬一有瘳庶幾再得請見門下不任依戀激切之至

河南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河南集卷十二

宋 尹洙 撰

故中大夫守太子賔客分司西京上柱國陳留縣開國侯食邑九百戸賜紫金魚袋謝公行狀

曾祖廷薇國子司業越州觀察判官

祖懿文秘書郎杭州鹽官縣令

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累

贈户部侍郎

本貫杭州富陽縣章嵒鄉赤松里謝濤字濟之年

七十四

謝氏系譜自公七代祖已下官諱具存始居河南之緱氏至四代祖終衢州刺史葬嘉興因家江東及盬官葬富陽遂為富陽人當錢氏制吴越故散騎而上三世不為朝廷官公始十一歲嘗與父客談散騎私覵之見其辨對有成人風大為歎異學舍有説左氏春秋者公十

四歲從之學歸輒與同輩伸其義必盡其師之所傳既冠寓居吴郡會汾晉平都國當表賀吴士為奏者文體弱更數人皆不能如郡將意公私草之為人持去郡將大稱愜吴中先生亦自愧不及故王黄州羅拾遺處約並為吴之屬縣長公與其游羅甞與王書云濟之揚摧天人益吾曹之敵其為名流推重如此淳化三年舉進士上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明年盗發益部公以梓近益為大郡盗畏强逼且利以自資攻之必亟盡大為守

具時近郊多林木乃白郡守悉取之以完棚櫓且為薪蒸之備既而被圍百日樵採路絶城中頼焉公叅陳謀議分䕶塹壁及圍解於僚吏為最力就遷梓州觀察推官明年權知益州之華陽蜀民流散之後田廬荒廢詔書凡入租占田有能倍入者斷以新籍於是豪右廣射上田貧民歸苦多亡其素産公曰此權時之制敺民欲就業耳若利其倍租而使下民失業豈經制哉乃命盡還舊主所施行與詔書異至道二年召歸授著作佐郎

太宗面諭令通判大藩即通判壽州遷秘書丞又通判筠州知興國軍真宗考吏籍有五年無過者特遷得改太常博士一日内中出朝士治績著者凡二十四人名付中書門下令名見即以景徳二年冬對長春殿賜五品服令通事舍人焦守節送學士院試試之明日會邊奏警急降詔北征是時曹濮盗起又北兵分趨齊鄆東土頗騷朝廷慎擇郡守真宗面諭宰相昨日京東奏曹州闕人謝濤可轉官知曹州遂除屯田員外郎曹之征

賦舊分送睢陽倉公至郡會霖潦民車在道者不克進公曰自曹及宋陸行數百里平歲致之不為易今泥淖益困吾民且江淮漕運日至睢陽城下曹有廣濟漕亦通京師使曹賦得漕送京師睢陽自取江淮米以直曹賦豈非便耶乃開廩盡収屬縣賦且上以利狀遂與轉運使交奏朝廷從公舉降詔褒美未幾名還奉詔祈雨嵩丘祠畢雨澍因言岳瀆有請禱而無報謝義或為闕真宗是之因詔自今修報如禮是年西南有大星見占

在蜀分詔公廵撫益利兩路又别受詔與益州張公詠同議鑄大鐵錢利害於是考鐵價與舊錢更相均准故下不得盜用而物估長平蜀人至今便之使回舉吏三十餘人宰府疑其多公面陳諸吏幹狀願署連坐以冀必行奉使舉吏連坐自此始後所舉多踐台省不調者猶為郡守四年授三司度支判官大中祥符初出知秦州又知歙州改度支司封員外郎坐三司判官日舉榷茶官被罪奪司封五年復為度支通判河南府馮魏公

罷守薦公於朝名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
欠憑由司出為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
農寺天禧五年兼侍御史知雜事乾興元年遷戶部郎
中永定陵䧺將發少府治明器象物甚侈大山陵使奉
詔自京至陵凡城門民舍㫷隘者壞之公上章言先帝
封祀儀物大備尚不聞廢壞所過城舍今遺制務儉薄
反以象物壞民居非先帝意願下有司裁損章寢不報
物議是之是年以疾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越州天聖中代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以步履艱蹇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改秘書監臺任滿就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賔客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以疾薨二年八月嗣子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絳奉公之喪自京師歸葬於富陽公生平不恤家事然友愛甚篤宗門有孤者収養嫁娶如巳子在朝廷見貴勢無所降屈士子進見雖少賤對之肅然及交言則開懐無少隠故人皆憚其高而愛其誠凡治郡部吏有一善必

孜孜稱薦或犯法雖甚惡之直其罪而已未嘗有過刑故終身無一嫌怨者雅善品藻文章江夏黃叔才嘗作楊允恭墓銘甚負其文顧公曰能損益一字者我當辨之公削去二十一字叔才歎服不已在西京被疾人有贄文者必讀之終篇或擿其辭之工者稱道之其愛獎士類如此初兩浙轉運使還朝議將以掌誥命會得疾適旬不能與事遂寢素好脩鍊藥術喜與方士談視榮利泊如也本朝圖書之府惟昭文史館集賢秘閣公與

兵部同時分帖四職太府寺實父子相代縉紳榮之見于衣冠盛事録母夫人崔氏追封博陵郡太君夫人許氏封晉陵郡君初散騎五子皆以五行定名公次弟炎有文稱終公安令鍇令為天台令杲從方外教號安隱師坦左侍禁子三人長即兵部次約將作監主簿少以才敏知名季綺本廟齋郎約綺皆早亡女四人長適同出身周盤次適德興令梅堯臣次適延陵尉傅瑩次適吳縣尉楊士彦孫三人景初將作監主簿景溫太廟室

長景平試校書郎女孫四人並幼公才位德業當列國史敢直紀行實以備史官之録謹狀

故朝散大夫給事中知同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上柱國隴西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李公行狀

曾祖誼不仕

祖諆不仕

父繼文任殿中丞累贈尚書户部侍郎

本貫懷州武德縣待賢鄉德業里李允及字某年

七十六

公之先三世傳春秋學至戸部始以明經取科第公亦世其學端拱二年及第授解州安邑尉居官有能績秩湍再調京師廷見日太宗省其勞狀嘉之擢大理評事知邠州三水縣時靈武用師轉賦粟以餉軍再至積石皆在期先遷光祿寺丞通判雅州會盜據成都不逞者譁言以驚動旁郡公詰姦謹備郡境肅然事寧制書褒

諭遷大理寺丞通判寧州卒都進者謀亂事覺公懼連比者不能自明精意辨析全貸者衆移通判邠州遷太子中舍殿中丞為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未幾出為利州路轉運使先是戶部告老在京師嘗墜馬大衢中人亟以告公朝服即步出府門移其所須之導從者皆至戶部無他傷肩輿以歸或以事聞者及奉使入辭真宗問曰卿父墜馬無傷耶因賜三品服是時台郎御史出領使任尚穿賜金紫公秩畀初被進用搢紳榮之至部

會歲歉奏賑饑之章未報出倉粟數萬石散之民無轉徙者遷國子博士入尚書省由主客金部司勲五遷至金部郎中歴三司鹽鐵判官京西京東淮南河東河北五路轉運使京東淮南皆再至前在淮南開漕渠通廣陵市或有異議者罷知泉州後由淮南入為三司度支副使授光禄少卿知昇州未行改太常少卿兼江南安撫使遷光禄卿充淮南制置發運使時東土大饑自淮轉粟五十萬濟青徐民俄授右諫議大夫知揚州徙知

潞州代還授給事中知同州景祐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以疾終于州公為政平易務以静治不喜作為聰明部吏或犯法須其自章然後置于理其用心寧失有罪不忍獄自已發故所至有長者稱掌内外計三十年金粟羨盈累千萬供億用度無一敗事不獨精敏過人亦其聞見詳熟它吏難與比者樂薦士保任百餘人多至通顯母田氏追封某郡太君妻安氏仁壽郡君子五人熈載同學究出身早亡熈古進士第為屯田員外郎熈績

衛尉寺丞僎朝大理評事女四人長適屯田員外郎何
向次適天章閣待制楊偕侍御史程戡屯田員外郎夏
安期自適楊氏而下俱亡諸孫七人嗣子奉公之喪即
以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河内某鄉某里先公之墓
次前葬録公世系官閥并其行事俾某次之將求作者
以誌其壙某詳載其實以告謹狀

故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金紫光禄大
夫行尚書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一百户食實封一千四百户贈太保中書令文康王公

神道碑銘并序

景祐元年秋八月壬戌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公薨于位天子震悼翌日臨其喪廢朝三日以太保中書令告其弟命鴻臚内侍通治喪事賻物恤孤率用加等禮官考行謚曰文康即以其年十月葬河南府河南縣洛苑鄉魏封原與二夫人祔焉公諱曙字晦叔其先

太原人始王氏居太原爲著姓其後有從西河者公之先君能傳其世系之所從實隋世文中子之弟績之後績號東皐子東皐而下間有儒者然不大顯亦未嘗去河汾間經亂亡其譜不復貫叙故後世唯祖東皐子至公始葬先君河南今遂爲河南人曾祖傑祖崇生兵間以義勇自許河東大將周德威聞其名召補裨校德威後帥燕軍以戰死失知巳功業不著以壽終考景純少客燕地感家世儒者不當用材武進乃南游嵩洛得左

嵩譚用之者爲之友寖以文稱還太原至境上時劉氏方據其地歎曰天下將定以區區一方支天下兵此危國也遂不入止上黨帥延致幙府府罷不復作吏購四方書或手抄之晚年書數千卷端拱中終京師及公之貴追榮三代曾祖太傅曾祖妣張氏韓國太夫人祖太師祖妣閻氏齊國太夫人考太師尚書令妣祁氏魯國太夫人公少舉進士淳化三年上第釋褐河南府鞏縣主簿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天子用古科目著

方聞之士工部尚書趙公昌言舉公賢良方正試入等授著作佐郎出知明州定海縣代還為郡牧判官賜五品服遷太常丞受詔修傳燈録判三司憑由勾簿司考發開封貢坐失實出監廬州茶稅東封加恩遷博士通判陳州未至任詔還豫修册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待制賜三品服從祀汾陰遷工部郎中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求賕失與劾罷知壽州改淮南轉運使歸朝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權開封府

事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坐開封府日保任掾吏犯法降授左司郎中尋復諫議大夫名為給事中兼太子賓客天禧三年同知禮部貢舉所詘士或倡言被抑無行者從而譁之不復辨狀降為諫議大夫俄復給事中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駮事兼羣牧使四年寇萊公被罪坐姻累罷學士知汝州乾興元年猶以前坐責授郢州團練副使天聖元年起為光禄卿知襄州二年再知汝州四年復給事中知潞州六年遷工部侍郎知河南

府移永興軍七年入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七月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明道元年六月朝入殿廬未及對以疾還第即上章求解政事七月授户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陜州是冬改元推恩遷吏部二年夏徙知河陽秋再知河南府十一月被名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明年七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幾瘍發于手浸淫以至大病享年七十二公幼得先君所聚書讀之至周官春秋尤極其義故為文章必本制度臨政長於斷事雖天

性通悟發為事業迹其源流蓋有助焉景德中天子嘗
命近臣修書時楊文公在翰林公止太常屬丞制以二
公並命論者以材名等夷非復爵位差降也臨益部日
會歲饑衆心頗揺公曰往時蜀擾非有雄豪為倡先特
以攘寇不息驅而合之浸大耳今欲制其萌莫若禁盜
於是嚴盜法犯者一切皆死出金穀募告者又俾爪牙
吏擿其囊橐晝謀者久必就拘或示慘刑蜀人股栗歲
中遂無盜然用它法皆寬平詿誤多貸免嘗有卒夜告

其軍將亂公覆狀立辨其僞斬之軍士皆感泣蜀舊以季春糶廩米以濟民言利者增其直公抗奏復舊著為定制先是禮部尚書張公詠再守成都蜀人懷之以為後無繼者及公去遂有前張後王之謗其臨他郡則因其俗而治之施其術若無窮然使人愛之皆如蜀人焉尤重獄訟無細大必精意處之上黨有殺人者公察情非是面訊其狀其人以為不得真殺人者已無免理卒不自明僚吏亦言不足疑公密以物色捕殺人者得之

作辨獄記以戒理官前在西都有中人建議廣旁陵屋居儆之取利以薦園寢公上言神道尚静今亟有興作牟細利為家人煩褻之薦非所以奉祖宗意於時近倖方用土木取功賞書奏皆憚其守正位中憲日属玉清昭應宫灾詔以衛卒及掌事者付臺刻火起狀時太后臨政謂公曰此人火非天灾必戮守衛者公上疏曰者魯桓僖宫灾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毁者也漢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灾董仲舒曰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不

當居陵旁故天災若語此宮所建非應經義望以臣議下大臣茍不合故典請歸田里時議者或云宮當修復大臣雖以財費不充沮之未有斥言不當建者及公援据經典辭頗切至上及太后皆感悟薄前守衛者罪修宮議亦寢明道中歲旱公引成湯六事為言且云今一歲四赦則政不節一事也願深以五事為戒在河陽會遣使濟瀆祠醮公上言岳瀆山川自非時祀請罷勿祀以息擾下之弊公初坐萊公去京師十年天下有宰相

望士大夫惜公且老懼不克相延全者久之及晚節登用雖以東宫之舊上雅意所屬然亦公議有在焉嘗以人臣患不節儉深自虧損在京師居第隘甚起居常一室中廏唯二馬食無重肉處之泰然蓋矯時之為也篤於朋友樂周其急治家甚嚴退公私庭諸子甥姪横經侍席間命次子鼓瑟以自娱終歲無絲竹之樂洛中營小園歸意甚決末年恩典愈極終不得謝有志弗就良足悲已初夫人石氏平原郡君次夫人寇氏馮翊郡君

子二人益恭虞部員外郎孝謹温厚得其家法益柔右贊善大夫篤學好古苦自樹立二孫慎言光禄寺丞慎行太常寺太祝女七人適校書郎陳戡將作監主簿趙士宗殿中丞孫瑜殿直楊舜臣唐州推官尹宗濟光禄寺丞張宗簡將作監主簿陳安石孫女四人並幼公母弟映試將作監主簿早世有子二人益謙左侍禁益沖將作監丞公所著文集四十卷兩漢詁義四十卷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郡牧故事六卷莊子指歸

二篇列子指歸一篇再使北庭作戴斗奉使錄二卷公既葬二年虞部君泣謂某曰先君素慎密在中書樞府為上謀慮雖子孫莫得聞故嘉言密論無一傳者其任外官多用章疏論事命從子益沖書之益沖密留其藁今頗得存及諸行事皆無所睹者大懼失其傳子故吏當以之將刻石以示後世洙不敢讓并以世系官閥揔載之繫以銘云

惟君御臣勿貳勿疑知之厥艱唯臣事君曰進曰退處

之惟難疇其知之公始庶士旅于外庭乃列從官乃賓
東朝惟先帝明逮今皇聖信之有初保之有終乃翊大
政乃冠内樞惟皇之聰疇其處之公在中歳官嘗下遷
不勉而和匪畏而虔秉常以堅亦既在位帝咨左成時
唯典刑靡逸自居靡髙自名竭忠以誠知臣處身匪欲
艱難惟聖逮賢公實全徳頌之刻之以永其傳

河南集卷十二

河南集卷十三

宋 尹洙 撰

故龍圖閣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知河中軍府兼管内河堤勸農使駐泊軍馬公事護軍彭城郡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劉公墓表

彭城公天聖七年四月薨于蒲後三年其子几葬公河

南伊泗鄉尹樊里又五年几以著作佐郎宰方城告于故吏尹某曰予父晚節始得以諫諍先帝逮今天子初即位列於從官亮節直聲為時名臣然在朝廷不四五年淹卹外藩弗至大任是故道充於友朋而未被於民論議通古今或沮於當世平素蘊蓄有所不伸潛德隱行晻曖弗彰大懼夫流風遺烈寖失其傳願揭石墓左以表之懇讓不克輒論其閥閱云公諱煜字耀卿咸平初中進士第歴河中臨晉開封封丘二主簿河南潁

陽令遷著作佐郎監陜州商稅改著作郎知河中龍門縣通判益州天禧初擢為右正言㫋判三司勾院賜五品服三年以本官直賢院同修起居注四年改右司諫換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流内銓五年賜三品服改三司户部副使乾興况恩轉刑部㫋改吏部員外郎出為陜西轉運使未赴職奉使契丹還以本官充龍圖閣待制知三班院提舉諸司庫務天聖二年同知禮部貢舉權開封府三年遷刑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

士知河南府五年徙河中府治河中凡二年年六十二公少為古文章篤於風義始舉進士與張景定交論道深相師友初為龍門宰部有羣盜殺人不忌會公領尉事自捕悉擒之公曰此劇盜戒送府或有叛去者且尉兵弱不足為捍防皆命斬之一府服其果文康王公鎮蜀有以威暴上聞者會公自蜀名還對日真宗問曰凌策王曙治狀何異耶公曰前凌策在蜀歲豐事少得以平易治之比歲小歉蜀人剽輕其心易摇故王曙以嚴

刑制之然所誅殺特盜賊耳未嘗變陛下定法帝善之
初為諫官屬歲荐饑復河決東郡公上言歲數不登力
役屢起元元困苦道殍相望此宰相事也未聞有濟之
之術願策免以塞羣望疏寢不報京師民間傳有靈泉
飲者愈疾議建祥源觀詔初下公上言前世有傳聖水
愈疾者皆詭妄不經令盛夏亢陽大興土木以營不急
非國事也自玉清宮建凡有興作皆惟本符瑞以答天
貺臣下罕有以土木沮議公援古守正無所憚焉又抗

論時政前後數十事今掇其要者公以外官有勸農之號而使窮民轉徙汙萊弗闢葢考課弗明吏治廢弛寖以及此昔召信臣守南陽闢田三萬頃此實効也今守宰居位皆積日以幸遷非有意於民者宜申明考課法一切為殿最以督之又請禁民棄孝養而事浮圖老子者或受父母教及親没者勿禁先帝世吏一受賍終身不見齒及天禧晚政稍被寛貸或復得進公請重其制累赦勿原又以荒歲入粟者與上佐虚名假之不足為

權時之制宜自萬石而上得與武臣奏補子弟為比吏部舊制擇善吏為御史府主簿三司法官時有貴臣求以親屬補其員公請罷之因言近臣對見不當為子弟乞恩以開幸進公以古之薦士受上賞今罪有從坐而賞不著非沮勸之道宜較其章著者推以恩典國家景德後分部置使總按刑獄公以為郡中皆朝廷臣轉運使已專刺舉之職復置使按郡非所以責任守臣而息獄訟也當罷之河北平詔勞帥臣逮吏卒獨不及民公

請蠲兩河歲賦以寛之又建言黜章句篆刻之伎崇尚學術復聘士之禮其章疏大較如此施行者葢一二焉有唐故事拾遺補闕掌供奉諷諫得以廷論政事國朝授者或兼儒館或領外官專以寵文雅材幹之臣非復曩時職事天禧詔書置諫官御史十二員首得公與肅簡魯公宗道二人為諫官凡所論列拜疏而已未嘗請對公援舉故事自是當得對遂為故事及遷司諫會論疎史刑獄事章不下固讓不拜翌日章報乃受命公辱

於故舊始終無少間也王文康坐寇萊公責官朝士無送者公嘆曰友朋之義獨廢於今世耶坐譴無愧矣乃出餞之雅愛處士李讀之為人讀終公陳其高退之行詔贈讀著作郎其敦篤如此在西京日有歸老之志求領留司御史臺不允比名還不詣闕願徙河中卒如其請難進易退有古君子之風焉公之先代郡人後魏孝文之遷都因徙家于洛陽十二代祖環鎸北齊中書侍郎環鎸生坦隋大理卿坦生政會唐武德功臣封渝國

公政會生元意尚太宗女南平公主位至洪州刺史元意生奇為吏部侍郎天授中為酷吏所陷奇生獲嘉令慎言慎言生河東令裴裴生秘書郎藻藻生蔡州刺史符符生洪洞令珪珪兄弟八人崇龜崇望最顯崇龜位至清海軍節度使崇望相昭宗至左僕射珪生大父贈太保諱岳仕後唐終太常卿夫人趙氏封天水郡太夫人太常生烈考贈太保諱溫叟仕皇朝終御史中丞夫人李氏封永樂郡太君公兩娶趙氏皆賛善大夫景之

女令郡君有子七人長曰晛將作監主簿次即著作君次先將作監主簿次曰邕忱兆兢並太常寺大祝晛先早亡女二人長適大理評事王珣琇次幼劉氏自中丞而上事備累朝國書著作兄弟皆閑敏有材稱著作又登進士第能世其家矣今世衣冠雖或前朝舊族然經亂大槩離去舊邦不則爵命中絶譜牒散佚無如劉氏蟬聯盛大者又自渝公而下至今十世猶葬尹樊里此其為異者也初公領貢部某得奉名及為河南以掾吏

事公故著作君以家世之舊為請某譔述非工獨能不曲迂以私於人用以傳信于後故叙先烈則詳其世數紀德美則載其行事稱論議則舉其章疏無溢言費辭以累其實後之人欲觀公德業當視於斯文為不誣矣

景祐四月日刻石

故將仕郎守河南府登封縣主簿兼尉衛君墓表

君諱景山字仲安魏郡南樂人後徙家河南累舉進士不中第景祐元年西都復國子監學生共薦君得試國

子主簿歲餘改河中府士曹參軍仍在西監講書四年授伊陽尉移登封主簿康定二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五十君少以辭章為人稱年十七舉進士魏郡首送之二十餘始來河南益自修謹接朋友恭甚羣居論議默默若無所解或從容與之談即多所發明以是前輩知其讓巳少年皆慕其為人交譽之無一異者晚節所守愈固通六經章句大義從之學者常數十人或與君評後進人物君雖賞鑒有輕重然多曲為之品目人譏其

所収太廣後頗有成立者士吏以此服之素為名公知遇謝紫微以禮致之始主學事丞相沂公稱其行於朝因以入官焉父瀆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有名於時母郭氏太原縣君娶王氏一男籍民九歲一女十二歲君卒後五十七歲葬河南洛陽賢相鄉積閏里洛中士人告於予曰衛先生葬宜有文以誌其壙予知仲安者是當為之誌會日迫不克納其壙遂表于墓

故朝奉郎太子中舍知漢州雒縣事騎都尉王君

墓碣銘

太子中舍王君以康定元年三月某日卒官二年十一月某日葬于河南府河南縣某鄉某里其孤尚恭尚喆謂某曰歐陽永叔既銘吾先君之壙願得文以揭于墓某與君遊最舊不敢以讓云君諱汲字師黯其先京兆萬年人五代祖迺唐季為壁州刺史世亂不得歸遂葬果州西北丹圖山下里人呼為壁公墓曾祖福事王蜀為合州刺史祖某父某通經術皆以壽終公幼聰警善

為辭章兄湛取進士第有稱于時君始遊東京為廣文生數舉不得第湛累官司封員外郎君用司封蔭授將作監主簿調鄭州原武河南密縣主簿天聖八年詔舉郡諸曹縣主簿尉堪為縣令者公得以擢為澤州晉城縣令縣治在州下州有廣鋭軍異時牧馬旁郡會歲饑縣民有亡田者士遂請某田為牧地民既復馬當還故牧軍士以勢力取强於民吏不能禁君至五辨於郡卒從故地莫有犯者明道二年詔舉郡縣吏有治實者本

路轉運使蘇耆以君名聞即召還改大理寺丞知京兆府益田縣事遷太子中舍知陝州夏縣事縣近山頗為水患又城久圮壞姦盜出入無限制君請於府築堤新城人皆便之移漢州雒縣會兩川大饑君率富室入粟數萬以濟貧民勑書褒諭焉君為吏凡六更其治或為佐為長皆得以一縣書其用精敏敢斷官有斂役未嘗以嚴期暴民事皆迎辨民或訴枉者雖嘗經郡理更君必窮覆究審不以勢畀奪其守以是能庇其民為人平

易腎中洞然無少隱與朋友遊有始終讀書惡異端尤不喜陰陽拘忌之說識者尚其道焉娶胡氏封安定縣君子三人尚恭尚喆同年取進士第皆賢而文尚辭舉進士五女長適殿中丞吴感次適殿直朱漸次適潞州屯田令楚建中次適吾家子朴實其婿幼未婚初兄湛葬河南君嘗語諸子異日當從吾兄及終遂奉其言銘

曰

生于蜀官于蜀又殁其地来葬河南實成君志九原可

作從我伯氏子孫遂家以在後世

王先生述

先生葬有日次子豫狀先生行事來告曰侍讀學士楊公既銘吾先君之墓先君之于子不可無述予惟楊公與先生同年進士出處中外四十年知先生治行詳且實莫如楊公世人信其文亦莫如楊公予若復次其事徒使人疑其傳故不叙其狀獨述予之得於先生者慶歷四年即先生治蒲之二年予自安化徙守平陽道蒲

先生與予語春秋因出唐志二十篇且曰此未嘗以示人先生於襃貶善惡之著者若無所措意其甚異者衆之所尚或詘之衆之所譏或嘉之予亦疑其然先生為予開其端質於大中之道考之於春秋無相戾者嗚呼先生所美唐善也所詘唐惡也於今曷避而不以示人蓋夫違衆之所譏謂之黨反衆之所尚謂之隘舉世皆然惡得獨異而取危耶宜乎先生之不以示人也先生殁唐志且行于世觀其書然後見先生之志於時未嘗

仲亦未嘗屈也後之知先生者其在唐志乎先生諱沿字某歴居大官在朝廷為名臣由樞密直學士為涇州觀察使涇原路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領兵責重以其佐軍敗罷為郎復進天章閣待制慶歴四年十一月某日終于蒲葬用明年某日云

故太中大夫尚書屯田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王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利字兼濟其先滄州青池人曽祖抗江州刺史祖

演太府卿父恢讓尚書庫部郎中母董氏漳南縣君龔河南伊闕令為河南人公淳化三年登進士第初調河南尉遷著作佐郎再為秘書丞太常博士入尚書省為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轉屯田郎中官凡七遷始以陜府監稅歷通判閬澶浪定四州知絳州涇州改鹽井州倉復得通判同州知河南之永安維氏二邑總十一任以本官分司西京年七十二天聖四年八月十六日終于緱氏私第明道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葬洛陽大樊

原不從於先君用吉卜也公幼警悟始為童授詩於故
尚書右丞張公雍張公說詩博引經義聽者各所未究
公於下坐重伸其說辭約理暢一坐聳伏初命河南㑹
憸人趙賛領務於洛賛掊權樹威趨時者望塵迎謁惟
公與之抗賛不勝其憤它日坐衙中以職事呼公欲衆
辱之公莊色正辭賛不能屈留守吕公聞而深器之在
滄州日閱具獄有羣盜當就死公察其氣貎曰是非作
惡者密訊之頗得其寃狀公命稽其刑且大索境内不

數日盡得真盜賴免者數人又嘗遣三卒至都下二人者共害一卒取其資裝反以其人逃狀聞公疑其姦遣吏李容者自郡至都以物色求之得其實二人即伏罪其精審皆此類定州民居雜戎落附鄉籍者至寡公招徠撫集歲益萬餘家凡為政尚清簡時與賓朋讌樂不求皦察之譽故所至皆便其治及去郡吏民千里候問歲時不絶其見愛若此雅善談謔有醞藉外為和易而內甚介時親舊處柄任未嘗一造其門再詘皆非罪一

以河決一坐失舉幕屬留滯者累歲處之恬然晚節以歌詩自娛有集十卷私帑屢空不以槩意暨疾語諸子曰嘗聞之先君我家自隋世為顯族處環衛方鎮者相維不絕惟未嘗典文翰為從官因亂譜牒散失恐後世遂忘其傳因命筆授之其意欲諸子以文自進也娶李氏封隆平縣君撫養宗屬有家法三男長鼎進士第大理寺丞次霙洛陽主簿次復舉進士三女長適試將作監主簿張師雄先公而亡次適耀州華原令楊建用次

適太子中舍孫長卿孫男四人夷仲虞仲子仲南仲女四人並幼銘曰

王氏世以材武吏幹稱及公始用儒術進而位不大諸子益以文自力王氏其顯乎

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戸食實封一千戸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稹字表微單父人少好學持心固堅得章句義輒

早夜以思不少懈猶自以不足乃之四方從賢俊游喜為文辭卒以勤成其業年二十六舉進士一上中第授平定軍判官再調台州軍事推官薦其行能者數十人除大理寺丞知蘇州昆山縣通判楚州遷殿中丞知通州召歸同判宗正寺賜五品服樞密直學士李公濬薦公端厚可任以事推為監察御史由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歷判登聞鼓院開封府判官判三司開坼司車駕西祀為東京留守推官咸以持法謹重為人稱大中祥

符五年遷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入謝日真宗顧曰天下久平然郡縣事朕宜聞蜀最遠民富侈吏易以擾是尤欲聞者卿朴忠當無少隱凡事有更置者具録卿意無署名位附常所奏章以來朕爲卿行之公至部事無細大悉心以陳至有一日章數上皆優報焉卭州蒲江劫盜不得反繫平民十餘人掠笞咸使强服又合其辭若無可疑者公行部意其自誣馳入縣獄考狀盡得其寃即出之賔縣吏於法雲南蠻擾焚盧

州淸井鹽詔發兵誅之器械糧餉皆逆以辦事寧以勞遷工部郎中代還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流内銓奉詔詳定民吏負官之物稽期者公審其無欺狀者盡除之改三司鹽鐵副使天禧二年咸都守當代宰相列上近臣名三四皆不稱旨或舉公姓名帝曰趙某固可用擢爲右諫議大夫充集賢院學士知益州度支市錦六千公名工較其日力歲止千餘疋乃以千數上供焉就移知同州遷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徙鳳翔京兆二府使契

丹還工部侍郎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進刑部侍郎上
雅知公為先帝所信任且倚耆德為朝廷重乃拜樞密
副使明道元年進吏部二年拜尚書左丞知河中府景
祐四年拜禮部尚書五年以疾請老九月拜太子少傅
致仕十一月一日薨於河中年七十六公性篤厚與人
語言必誠盡無一外節雖年位尊顯不自為貴士子賤
微者皆與之鈞禮為政尚寬凡處事要其歸不害於禮
而未嘗立異見以名巳功用是天子器之以為可任大

事在位者交稱其篤厚焉夫公之先世以儒名其家然無顯者及公之貴曾祖賡贈太保曾祖妣劉氏追封京兆郡太夫人祖修已贈太傅祖妣朱氏追封河南郡太夫人考晟贈太師妣孫氏追封洛陽郡太夫人娶田氏封京兆郡君先公亡子男七人士安士宗士寧士宏士守士宣士賓俱以廕補官士安士宗士守士宣皆早亡士寧今為太子右賛善大夫士宏大理評事士賓秘書省秘書郎女六人長適職方員外郎晁宗藻次適秘書

省校書郎袁涉次適晁氏次適大理評事李南仲次適秘書丞梁豎次適右班殿直朱融今存惟晁氏李氏婦孫男二人仲達太常寺太祝仲逵奉禮郎孫女八人皆適士族公薨年十二月嗣子奉公之喪葬河南萬安山之原自初薨凡三十九日而葬葬速故贈謚之典未及焉其銘曰

孤卿六官百工之式公實職之天子萬幾百官是維公實毗之五福之厚既得而壽公實有之萬安之陰考龜

已定公實命之既封而崇既固而完公其安之

河南集卷十三

河南集卷十四

宋 尹洙 撰

故三班奉職尹府君墓誌銘并序

先君先夫人之第三子名湘字巨川年二十四天聖五年五月九日以疾卒景祐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河南壽安仲兄洙泣而誌其壙曰巨川少子三歲幼同游嬉稍長俱就師起居食飲無一異然子好論議古今往

往與先生辨是非巨川獨喜靜不參一言人皆材子以謹厚名巨川年十七由大父廕得官初擢偃師酒又掌衛州牧馬與子別三年予在京師巨川以疾來告遽往已不克見他日視篋中得手抄歷代史及兵家書總數百卷及觀所上邊事欲國家變五代衰制籍兵於農以紓用又以西北帶邊凡百餘堡戍兵寡敵至不足為捍防不若省堡戍增屯要害如唐三受降城天德軍之比其言深切而著明其大要若此嗚呼名弟謹厚則信矣

觀其材又能以重持之予何及哉予何及哉先君先夫人諱氏官封已載墓表娶木氏一男一女木氏及女後巨川一年皆卒男名林謹慤不妄言笑今為後銘曰吾家自曽祖以及先君三世葬此而世異其域弟之葬得與先君同域在地之内用術者云

故将作監主簿陳君墓誌銘 并序

陳君名賡字仲雍鄭郡安陽人舉進士累上不中第自詆其業曰始吾好吾書通其變能使國以富强期少

用於世以盡其術念非進士無以進今數紲年且衰所蘊蓄訖將不用其施吾家遂罷舉專治生業是時君母夫人在堂兄貫始有位于朝賴君奉養日益充其治生用術至精年豐凶與物上下歛散急緩皆有宜日不為汲汲歲較之則大有餘用是鄉里稱其長者以兄廕得試將作監主簿明道二年七月十八日以疾終於家年六十父芳贈尚書刑部郎中母解氏封福昌縣太君娶劉氏温州防禦使平之女弟和順能持其家法後君二

年卒生六男安仁安世安國安上安靜安民一女尚幼安仁安世父廕補太廟齋郎安世試將作監主簿餘皆舉進士兄貫今爲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君以景祐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葬於河陽太平鄉門里先君之墓以次夫人祔焉銘曰

賢者以道進退無失得其次尚功名以術濟其用不則施其家以仁其宗要其歸異夫獨善者是不以無用廢有用乎

故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姓李氏濮陽人父獲累贈尚書令母劉氏追封齊國太夫人李氏世衣冠積産甚厚諸女雖幼皆預為嫁具禮器服必以稱及夫人笄仲兄今徐州丞相由進士貢數不中第貲少衰夫人持奩中物盡内於丞相曰兄以氣義為鄉里重寒士頗仰給此以濟兄用丞相奇其識㒺擇節士為之配是時丞相與鄞郡陳公交甚驩俱以名稱京師景德中同年取科第夫人遂歸陳氏陳公

官州縣十餘年丞相位通顯夫人未嘗以兄勢畀其夫族事先夫人能勤禮自持承顏下色無少怠先夫人年過八十多疾食飲起居須夫人乃安陳公禄既豐或勸夫人厚玩服以自貴重夫人曰始吾生大家嘗以約自守及從吾夫為小官完衣粒食裁自充然吾夫不以貧自病者以吾安於約故也奈何敗吾素守耶夫人通釋氏書性慈恕不妄語言授封永安縣君以某年某月某日終於河内武陟之私第年四十四生子五人安石安

定俱以廕補官女四人適某人公名貫今為刑部郎中直昭文館景祐五年正月庚申葬夫人於河陽太平鄉北閭里安石與子善求文誌其墓壙銘曰

不以財自私或失以侈能以約自持或病以嗇兼二者而無譏君子其難矧在婦德夫進以顯子多而才雖奪之年孰為天哉

故夫人王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故樞密使丞相王文康公之第七女年十七嫁將

作監主簿陳安石五年年二十一以疾終實寶元元年五月明年二月二十二日葬河陽太平鄉杜閻里夫人在丞相子為最幼尤為家人所敬重既笄以大臣女賜冠服歲時得朝見中宫性至孝居丞相喪號呼不食中外姻族來弔者相與為寛辭以譬之夫人毁頓無生意弔者莫忍視更為之致哀夫人持法自約始終無違其容止皆充其徳焉安石鄞郡冠族父貫今為尚書郎守本郡安石及夫人之兄益柔皆與予游道夫人行實俾

子次之繫之以銘

孝本乎性推之為仁睦於夫氏由乎事親年弗與俱嗚呼夫人

故鄉貢進士謝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昌言字仲謨其先太原人父某贈大理評事始家河南為大族君少好學屬文深沈有局量與人交不喜評論其短長然於賢己者必加厚焉舉止藴藉雖飲酒至醉猶不少失法度士君子與里閭小人俱以謹重目

之故王丞相隨微時甞依君家及其貴用舊恩欲酬以官親黨咸勸當益自附結君不甚屈官亦終不及四由進士貢不得第以景祐元年三月某日終於家母孫氏追贈永安縣太君初娶王氏繼室傅氏故忠武軍節度使潛之孫二子良臣良弼並舉進士二女一嫁太廟齋郎涉通一尚幼寶元二年某月某日二子奉君之喪葬於北郊之原君母兄昌齡今官五品故先君先夫人皆得追命焉君之伯姊實洙之大母君於洙大父之行也

又嘗皆舉進士同硯席故詳其為人銘曰

温温其淳矯矯其莊守學而固秉德而常在家之聞實士之良葬從先君刻此銘章既寧既堅以永其藏

故朝奉郎行許州陽翟令贈太常博士趙公墓誌銘并序

公姓趙氏諱某字某幽州良鄉人祖某父某世以儒衣冠遇亂無顯者幽州陷後二年公始生幼而孤鄉里少年從塞外習馳騁田獵頗以材勇自奮公獨褒衣從先

生游讀書汎通大義馳射亦過人然不以能自名故得以文吏進母嘗疾癰甚呼聲不絶公吮其潰毒痛即少止母慮傷其意後頗隱其狀公視母色戚泣而吮焉數從北兵掌文記得本縣主簿又為飛狐尉遷蔚州靈丘令雍熙中王師至其地得歸京師授河南偃師令累調江陵岐山義烏陽翟四令公性剛明尚義節其為吏遇事敢決無留獄所至以强辦稱在江陵遇蜀李順亂轉兵食自峽而上為羣吏先使者以狀聞制書褒諭罷陽

翟歸偃師家居舊制縣令過七十居其官請老者得以東宫官致仕公是時年六十九居其官請老家人以精力尚强勸其再調一邑以五品還家公曰吾量力而止豈以虚名自後乎乃以疾請後十五年年八十四終於家夫人劉氏慈明有賢行後公十七年而終年八十四四子偕企及布一女適進士張康世孫六人友文尚文子文温文秀文懿文公之退居也命偕主家政及舉進士公在及已登科兩佐使幕今為殿中侍御史再贈公

為太常博士夫人授封壽安縣太君太君之喪偕企無
存者御史為嗣子考吉卜葬公河南洛陽邙山北原壽
安君祔焉銘曰
猗歟令人孝哉其淳厥艱在初和而不汙有美其終恬
乎其充邙山之地兹焉寧體祭以大夫公卒有子
故供備庫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尚書兼御史大
夫知霸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上騎都尉南陽
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張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顯忠字盡節其先樂陵人祖奉超為横海軍大將顯名軍中父延斌國初以材武積功為捧日左廂都指揮使富州團練使贈左武衛大將軍公幼明慧語言拜起如成人七歲得見太宗皇帝晉邸及即位給事殿省補殿直供奉官皆以寄班官其官稱汝陰有龍騎卒叛為盜命公捕之方合圍為流矢所中拔去矢鏃揮衆益進遂破其黨以功遷内殿崇班自是凡七遷由内殿承制歷禮賔東染院西京左藏庫洛苑文思五副使至供

備庫使其所任之職即全郃七州饒信等州都廵檢使泗州天雄軍駐泊都監江淮都大提舉捉賊提點河東路刑獄公事再為西京水南廵檢知嵐憲霸三州事最後知霸州天聖七年十一月九日以疾終於任年六十公性重慎寡言雍熙後數奉使四方是時太宗皇帝喜詢外事凡内臣使還見便坐與語移刻或以應對敏給亟被恩寵妄者頗摭細微事期以中傷人公止以所使事上聞他無一言儕輩皆稱其長者然用是官亦稀遷

天聖六年再為西京廵檢時莊獻明肅太后猶臨朝公因入辭自陳閑賔末以童子入侍當時晉府舊人今無居位者兩宮惻然問其官尚諸司副使遂命以正使授之公出入省闥暨領州任逾五十年惟此命及汝陰以功陞他皆用歲勞或以例遷公泊然自守未嘗有冒進意為政尚寛易所至民宜其治御家有法撫踈屬皆以恩知者尚其為人母安氏追封河内縣太君娶郭氏封太原縣君後公一年而終二子長正臣左班殿直卒次

正平右侍禁三女長適供奉官閤門祗候王宗慶次適前幷州司法參軍謝汝賢次適供備庫副使彭再問孫三人長舉三班奉職次準次尚幼寶元二年十月二十七日長孫舉奉公及天厚君之喪葬於洛陽北邙山大樊原銘曰

幼明而通壯忠而奮孝睦其族政試於郡持身以莊東心惟慎爰初暨終弗顛弗進葬洛之陽兮考卜其順後世以嗣兮不隕令問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直昭文館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陳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貫字仲通其先鄴郡安陽人父芳葬河陽今為河陽人景德二年中進士第累調杭州臨安秀州嘉興二主簿懷州河内令用知已薦授秘書省著作佐郎刑部詳覆官歷秘書丞太常博士為審刑詳議官監左藏庫通判河南府知衛州事入尚書省為屯田度支兵部三員外郎知涇州事移利州路轉運使又為陝西河北河

東三路轉運使三司鹽鐵判官由河東入為三司户部
副使遷鹽鐵副使景祐四年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知
相州事寶元二年罷州還過河陽寢疾以十一月二日
終於家年七十二公少倜儻有異節通孫吳諸兵法喜
議邊事咸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公詣闕上言前日
不斬傅潛張昭允使瓊輩畏死敵而不畏陛下法令不
更其制後當益弛宜著令凡合戰而奔者大校悉戮之
大將戰死裨將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車𨷖城圜别部力

足救而不救者以逗遛論如此罰明而士厲矣天子祗之𢚩學士院試執政以瓊輩已即罪議遂格又論形勢選將練卒三篇皆上之其形勢篇論兵法地有六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邊防適東距海三百里其地沮澤墝埆所謂天隙非敵勢能入由邊防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凡爭利之地先居則逸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其選將篇昔李漢超守瀛州北兵不越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以謹

重取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為方畧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其練卒篇論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皆賴賜與怙休息久不識戰鬭事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戍邊戍邊莫若募其土人隸之大小軍人籍丁民為府兵使北人扞北西人扞西不獨審練精習熟地形且皆樂戰鬭無驕心及北方請盟公復上言敵前入塞驅掠人畜數千萬令乘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購之彼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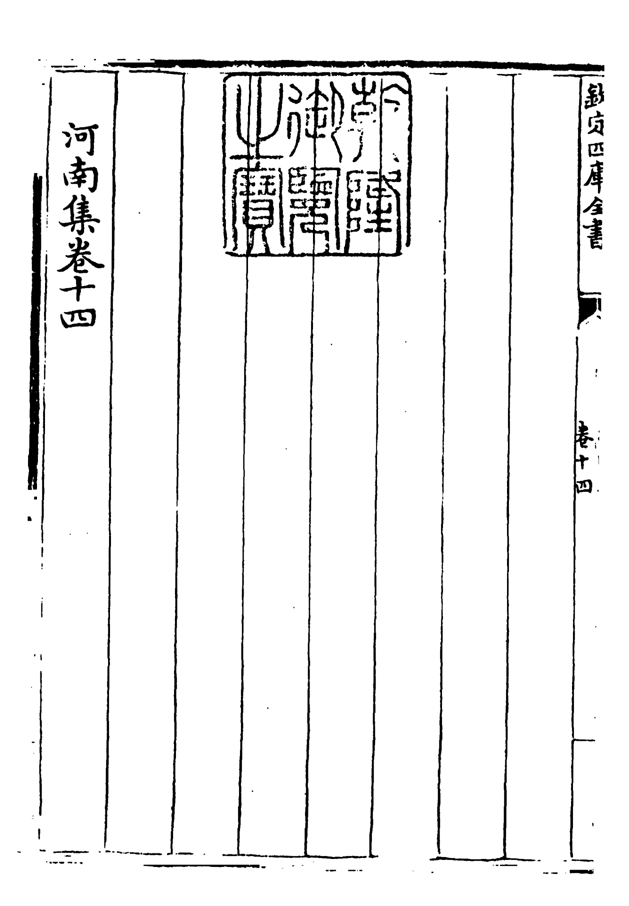
澤為無窮矣公既舉進士廷中唱第得同出身上顧其姓名曰是數上邊事者擢賜第二等及第公為吏尚嚴明持法不私所臨州姦慝無所貸嫉盗賊為最甚涇州有惡少輩畏公嚴相與為恐懼言期不敢犯及公遷去其父老遮道流涕曰願公留三載使不肖子久公化得終為善良其領財賦校簿籍有毫釐蔽欺必窮治之常曰吏視官物如己物庸非忠乎在利州遇歲饑盡出職田穀以賑民民有積穀以覬利者皆令自占其數計口

以留其食餘盡發之所濟萬餘人制書褒諭在陜西議罷塞上堡柵狐遠不足為鎮守者在河北請決徐鮑曹易四水以與屯田詔皆詢其利害焉靈夏之違命也公慨然曰吾四十年為國家論邊事會天下久承平謀訖不用今老且病忠力不効豈非命耶乃抗疏以為凡料敵勢患其大入而幸其不來者皆不足與計議夫今關中之塞地形重阻非騎戰之利若其驟至主客體異設伏出奇則勝勢在我如敵不大入但以游兵擾吾邊堠

則當益修守備師無還期財殫民勞其患滋大為今之策宜誘之以利激之使怒軍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能使敵自至者利之也其文千餘言大抵類此又嘗著兵畧十卷識者悲其志焉公之在朝先君得以大理寺丞致仕累贈光禄寺少卿母夫人解氏封福昌縣太君夫人李氏今兖州丞相之妹封永安縣君男五人安石安定安期安道安禮安石安道皆將作監主簿安定河南登封尉安期安禮皆太廟齋郎女四人適殿中侍御

史文彥博太理評事浦延熙將作監丞扈章一尚幼其年二月二十二日嗣子奉公之喪葬於河陽太平鄉北閭里丞安君祔焉銘曰

達於事不疑其用明之至盡其忠不隱於上誠之至壯歲議邊白首益厲不以不試詘其言不以踈遠易其志推公此心豈專功名蓋以治國未能去兵故兆謀於事先慮危於久平壯哉遺文其沒猶生得非於用明而於上誠者哉



河南集卷十四